

花燭之夜

姚老太太含着長桿菸袋，扶着長壽杖，漫漫走出後照房的角門；停步片刻將花園普遍打量一回，復緣籬徑走向籬蘿架。此刻正是初秋天氣：花間樹杪雖將標出縷縷淡黃與抹抹微紅，風高氣爽中，却浮映另一種動人魂魄的意味。姚宅家人雲峯正在修理刺籬與薔薇的殘條。姚老太太一見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因吩咐道：

『雲峯，一會兒你到西關吳宅去一邊；吳老太太應許鋤給我們幾本菊花呢。』

『好吧，老太太。聽說吳宅的菊花今年比往年還好呢。真的！要肯鋤給

幾本墨牡丹，一兩本醉楊妃那就妙極了！』雲峯如此陪笑的答。

姚宅在城裏東街，距西關吳宅約有三里地。早飯後，雲峯提一隻輕便花筐閑散的便走出縣城西門。半路上，遇見多少熟人，相戲笑問答，因而覺得沒多大個工夫，便來到吳宅門首。恰巧門洞有一少婦哄個男小孩玩耍。雲峯由不得偷看幾眼；但見那油光光的家常髻兒，未曾塗脂却很豐盈的面龐，襯托一套淡素衣裳，十分宜人。一片清脆哄兒語與兩隻傳神的眼，越顯得玲瓏了。雲峯當此，本不

算件奇遇，可就是不知爲什麼，溶溶一腔，悠悠滿懷，意緒纏綿，直如斬不斷的水，圍着吳宅門首幾顆樹，打轉，沒主意。

那婦人見雲峯這般光景，一時很難乎爲情；故意把臉一沉，半向雲峯半向小孩說道：『走，咱們家去！你看你沒見過市面的樣兒！』說得小孩哼吟吟的不住用小手打那婦人的臉。那婦人用手指點着又說：『少爺，咱可別學這沒尺寸的樣子啊！有話便痛快着說，何必退縮？要是沒話沒事的，那就趕早兒走開。』

雲峯一聽，便醒悟過來，知是指桑罵柳；於是秉一副不拘小節的精神迎頭問道：『你是這吳宅的嗎？我是城裏姚宅派來鋤花的。勞您駕，請回稟聲兒吧。』

那婦人無意搭撒的，轉頭，目責雲峯片時，纔慢慢吐出幾字：

『您敢是姚宅派來的呀！請候一候吧！』

抱起小孩，那婦人便走進屏門；但於轉灣處，兩眼又掃了雲峯一回，更惹他萬千思緒按不定了。正倚石獅出神之際，那婦人早已笑容半含到了面前，順口說道：『我們老太太讓我同您先到西跨院——菊花都在那兒呢。』

『勞您駕！』

『唉，沒什麼可道勞駕呀！』

雲峯隨那婦人便向西跨院；二人一面走一面說：

『可不是，那天老太太還提着呢，說，趕到菊花入盆時，給您那兒留下幾本好的。』那婦人借辭便開話端。』

雲峯往常何曾見婦人不會說話，偏這遭兒張口結舌的無以為答。哼唧半晌，纔湊成幾句話；而這幾句又不是十分中肯；

『要說您這兒吳老太太，可真是慈悲呀！城裏城外沒有說不好的。』

『可不是嗎！』那婦人滿口表示同意的插說：『外邊都怎樣說，我來的日子還淺，不什麼知道：要論本家上上下下就沒有不把她老人家像位活菩薩是的那樣敬的。』

『敢您是新到這兒的呀！難怪往常來不理會呢。』雲峯故意不計深淺的挑弄話料。

『可不是，我來這纔一個多月。』

『聽您口音好像是東邊鄉的人，是不？』

『我是吳老太太娘家那村的人。』說到此，她忽然低頭沈默一會，纔又苦笑問道：『你少不是這本地人吧？』

『您說的又對又不對：我原也是這城東邊的人。到是自從小時候就在姚宅——向例可也沒回過家。』雲峯如此慢言絲語的解釋。

『呦！那麼，——您家裏難道就沒什麼人！怎會一次家都不回呢？』那婦人說這句話時，好像是忘了情。

雲峯方欲致一答，吳老太太便扶着龍頭杖，前後跳跳躑躑約有七八隻哈叭狗，一步一顫的便走進西跨院。見雲峯與女僕二人談得高興，故意咳一聲，隨與哈叭狗戲弄一回，纔轉頭對雲峯說。

『鋤菊花來啦，雲峯？那天你們老太太從這兒回去沒累着啊？』

雲峯此時早已離開那婦人，忙向吳老太太行禮問候：